

被誘拐的女性主義？

朱元鴻

《豪爽女人》的迷思

在我們的父權文化裡，男性們習慣接受一些瑣碎的女性諂媚：準備好晚餐、換上性感可愛的衣裳，迎接下班的男主人；經營好氣氛以便要求買件首飾之類的諂媚。但是，對這十幾年來的女性主義性解放論述那麼豪爽的諂媚，許多男性卻顯得遲鈍而不解風情。

仿效是高級形式的諂媚，進步、獨立、平等，這些在過去兩個世紀裡男性用以開拓權利的理念，現在成為女性主義的核心理念。勤奮、野心、進取、求勝，這些在過去成就了資本主義的男性工作倫理，現在也經常出現在指引女性職業生涯與情場競爭的文章裡。但是更為動人的諂媚，卻是對男性情慾邏輯的讚美與仿效；男性從小在情慾上養成的氣魄與膽識、性與愛情可以分離、酷、情感上不依賴、頭腦冷靜的鍛鍊情慾、婚前性與婚外性——即使聽起來「壞」也壞得夠男性氣魄——所有這些，男性能，女性為什麼不

能？

Hochschild（註）在分析了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大約一打所謂「女性指引暢銷書」之時，所看到的正是這樣一個鮮明的趨勢；結合女性主義意識形態與專業治療的女性指引論述，已經不自覺而快速地邁向了同化於男性性愛邏輯的方向。許多這類書籍的作者認為她們的作品是女性主義的，而Hochschild認為她們其實是被誘拐的女性主義，整個模式類似於階層上的仿效，下層的仿效上層的生活風格，企圖獲得更多的尊敬、權力、愉悅與享受。

So What！被誘拐有什麼不好？消除兩性之間情慾規則的不平等、邁向單性（unisex）情慾邏輯的性解放有什麼不好？的確。問題在於這個方向的女性主義性解放可能也因此同時回收複製了支配男性情慾邏輯中的一些迷思。我們可以《豪爽女人》一書稍作列舉。

Body Count

越戰期間美軍部隊仍然以古老的戰爭儀式——數點屍（身）體——來呈

報戰功。取首級、割頭皮，這類證明男性勇武的方式都是：數數兒，多就是勇。這個邏輯可以很輕易地轉移到情慾能力的證明，日本（台灣？）男性旅行世界完成「千人斬」征服紀錄就是一個例子。從男性解放的立場來看，「千人斬」的高手未必是情慾模範生，而是在Body Count迷思之下的被強制（Compulsory）行動者。就像是青少年在「敢不敢？怕什麼！」的邏輯之下結夥嫖妓的行為，可能與情慾無關，而純粹是順從於支配的性別認同迷思。但是《豪》作者卻肯定的宣稱「『他』必須要在追求並征服女人的過程中才得到完整的快感」以對比出男性情慾發展領先女性，並演繹出一系列呼應Body Count迷思的女性情慾（解放！）教條。「多找幾個性伴侶，而且繼續更換，你的情慾便比較不會枯萎凋零」、「靠著陌生的新身體激發新的情慾強度」。這些聽來像是情慾教練的口訣，扣連著「性解放」更具野心的戰略宣稱：婚姻是情慾的垂死證書、是一種性壓抑、外遇則是人類情慾的抗暴活動。

最近出版的美國性事調查報告可能會為《豪》書裡「再見婚姻」的樂觀期待澆了些冷水（幾個相關的數字：在婚姻配偶之間的性活動最多，享受性

愉悅的比率也最高88%，過去一年中婚姻配偶彼此忠誠的佔94%）。當然，婚姻對每個人的經驗與意義都不相同，用不著浪漫化婚姻中的情慾生活；概括地宣稱婚姻是理想情慾的保證也像是斷言婚姻是情慾的垂死證書一樣，都顯得誇張、天、傲慢。值得討論的是《豪》的身體—情慾推理：熟識的身體之間會慾望遞減，直到做愛成為例行公事，這時的出路是找尋新的情慾材料——陌生的新身體。直接想到兩個例子，一位熟朋友，卅來歲瀟灑好玩的男士，單身在美國沒有任何羈絆，七、八年之間更換了約廿位包含各種族的性伴侶，完全符合「多找性伴侶、繼續更換」的口訣，但是他自己所表達的感受，卻是非常的Lonely、Boring。另一例是兩位卅來歲的女性好友，在博士候選人期間是室友，一位曾經兩度婚姻加上同居人至少曾有五位性伴侶的「挑釁地嘲諷」為「一個男人的女人」，於是一連幾週裡，「與」的情慾經驗曾是密切交換（較勁）的話題，而較勁結束後，「成為」經常好奇探詢情感意見的來源。這類例子因為太容易列舉而顯得多餘。

情慾的關鍵究竟是陌生的身體還是更多複雜的條件？即使是在婚姻關係中熟悉多年的性伴侶，當在河畔海灘、辦公室、圖書館，幾乎不可能的公共

場合，或是專注於任務的時刻，不期然地接收到對方情慾閃現的訊息，這種嶄新情境的挑戰難道強度上會遜於一個陌生的身體？反過來說，在現代社會裡，無論是經由邂逅或交易，找一個陌生的身體不是難事，但卻無法保證不又是一具單調陳腐的「情慾材料」。

到現在仍然支配男性認同的 Body Count 迷思，如果由欠缺想像力的女性主義情慾教練接收而為「性解放」教條，是否也可能支配「豪爽女人」的認同，使得身體拜物教式的被強制行為（多找性伴侶的、繼續更換）被當成情慾能力的證明？

女性的！太女性的！

無論多麼積極地邁向男性情慾邏輯，《豪》的寫作模式所預設的讀者卻是非常女性的。作者自覺寫作風格中的對話氣息，但問題在於對話風格經營出什麼樣兒的對話？

全書最長的第九章「心嚮往焉，但是……」可以為例：十九個問題以怯生幼稚的、一知半解的、猶疑躊躇的、困惑迷惘的聲音發問，再由作者以解

惑的、斷言的、教育的、召喚的口吻回答。並不獨特，這是屬於「女性指引」(advice books for women)的常見風格。這類書籍的種類與市場本身就是個通俗文化性別研究的有趣現象，我好奇是否這種「指引」的對話風格有更深遠的延伸，從父權家庭直到女性讀者會或小團體。換句話說，指引女性的來源以及意識型態內容都可能隨著時間而改變，但是持續不變的是女性對於指引的依賴，以及習慣處於接受指引的位置。如果我的懷疑稍有根據，有趣的問題將會是何時？又如何？女性能從這種等待指引（等待誘拐）的習癖中解放？

（1994年11月21日自立早報）